

太 阳 鸟 散 文 丛 书

守林人的小屋

乔传藻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TAIYANG NIAO SAN WEN CONG SHU



乔传藻，一九三九年五月出生于滇东北农家。一九六四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散文作品曾多次在全国及云南省获奖；其中，《醉鹿》荣获中国作协首届全国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

太阳鸟散文丛书

我真想变成一棵树，生
长在密密的大森林里。
为了少年朋友，我将记
下青藤、野花、山溪编织
的许多故事……

——自序

目 次

自序.....	(1)
太阳鸟	(1)
版纳风景	(6)
森林黑土	(13)
鸟道	(19)
山妖	(24)
火狐	(30)
懒猴·山鸡	(35)
怪石	(42)
澜沧江雨燕	(45)
西双版纳的阳光	(48)
彩云三章	(50)
碧罗雪山的岩羊	(53)
海棠花	(56)
三棵树	(58)
山野之魂	(65)

醉鹿	(73)
岩峰村	(83)
鬼箐	(90)
山鸟	(95)
烧野蜂.....	(101)
黑眼圈.....	(107)
捕蛇者.....	(114)
松雀鹰.....	(120)
鲁沙的铜锣.....	(131)
箭蜜.....	(135)
孔雀之舞.....	(140)
黑雕.....	(145)
瘦猫.....	(151)
挑柴.....	(157)
响水河.....	(162)
小顺哥.....	(166)
腊梅.....	(171)
星星寨.....	(176)
金竹筐.....	(184)
阿塔斯的小熊.....	(188)
小清河的故事.....	(200)
丑狗.....	(205)
象路.....	(211)
野鹿.....	(220)

大象的朋友·····	(226)
野猴·····	(231)
琴猴·····	(237)
哨猴·····	(244)
细角牛·····	(255)
夜客·····	(263)
守林人的小屋·····	(267)

从零开始

——代后记·····	(325)
------------	-------

太 阳 鸟

它的叫声，它的羽毛，它的禀性，都让人想起太阳。

秋天，我追随森林考察队来到了热带雨林。尽管是正午时分，密林里的光线仍很幽暗，挂在树杈上的蜘蛛网也是模糊的。我们穿行在林间小路上，忽然，森林上空传来一声浏亮的鸣叫：“叽——”它叫得那么敞亮，那么悦耳，简直能让你感觉到太阳的光波在身边流动。朋友说，这就是太阳鸟。

哦，太阳鸟，你不能飞得低一些么？真想把你看个仔细啊。

不久我就找到了这样的机会。我们在背风的山洼里架起了彩色的充气帐篷。清晨，我和朋友出外采集标本。山卡卡地凹凹的芭蕉花、大白花、刺通花，全都在阳光下展示出自己的富丽；穿一身迷彩服似的大石岩，也举起了一束束野兰花，花的清芬把岩石也染香了。就在这时，颤动的花叶底下，“叽——”的一声，太阳鸟又叫了。我们赶

紧躲在大树背后朝前望去。

哦，这就是太阳鸟呀，你的身子，不会比铜哨更大了；从你的翅膀尖到尾巴尖，可以说，赤橙黄绿青蓝紫，太阳所能具有的光色你都有了，你是用七彩的太阳光做成的吗？这会儿，在清丽的晨晖映照下，你忙些什么呢？你的羽翼捎带着香馥馥的花粉，你在披满野花的山崖间穿梭翻飞，你像蜜蜂似的，也在给崖上的野花做媒么？

太阳鸟对阳光的挑选是很固执的。离我们不久的溪涧边，长着一蓬山扁豆花，花的形状很像樱花，密密簇簇的花瓣招来了野蜂，也引来了太阳鸟。奇怪的是太阳鸟专捡托着阳光的花枝飞去，似乎只有见过阳光的花蜜才算蜜。那些躲在崖阴里生长的花枝，太阳鸟是不会感兴趣的，统统让给野蜂了。太阳鸟挨近了颤巍巍的山扁豆花，它张开翅膀，竟然像直升飞机似的悬空停在阳光下，伸出弯针似的细舌尖，在花蕊里吮食蜜汁，也吸食着阳光。太阳鸟的翅膀看去几乎是不动的，其实动得可厉害了，朋友告诉我，它的翅膀每秒钟能扇八十次呢，快得人的眼睛都追不上了。

渐渐地，太阳鸟也和我们交上了朋友。我发现这些小东西还很爱漂亮。森林考察队有两位女大学生，她们早起梳洗的小圆镜就悬挂在帐篷外边的野芒果树上。这下可惹来了麻烦。

早晨，我和朋友让稠密的鸟鸣声吵醒了。我

掀开尼龙布窗帘朝山洼里望去：啊呀，森林里的太阳鸟几乎全都飞到我们营地开音乐会来了，那棵野芒果树就像它们的演播大厅，圆圆的、嵌满阳光的镜子就像它们的舞台。这些会唱歌的鸟儿呀，一定觉得镜子十分新奇有趣，它们争着抢着往镜子上飞，它们一定是把镜子当成太阳了。也有的鸟儿比较聪明，它们从镜面上蹭过时，总是逮住机会停一停，抻开翅膀看一看自己的模样。我和朋友都让它们逗笑了。

森林考察队休整三天。我们从收音机里知道：我们省的天空将发生日蚀。太阳的光焰让月亮偷走的时刻，森林里的太阳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这是一个让人心痒痒的题目。朋友想做一个实验。他是捕鸟能手，他趁太阳鸟又飞来拜访小镜子的时候，在野芒果树上抹了些桃树胶，轻轻易易逮住一只。这只小鸟还以为是为太阳里撒出的红丝线拴住了，惊得叽叽乱叫。

朋友说，日蚀那天，等他做完了观测记录就把小鸟送给我，让我带回城里去。我听了自然是高兴异常，特意请人买来一架金属鸟笼，亮闪闪的，就连太阳鸟即将蹬踩的横杆也是镀镍的。对于太阳鸟来说，这架鸟笼无疑像白银打制的宫殿那么华贵，小东西住进去，不定有多高兴呢！

我的揣想落空了。太阳鸟进到鸟笼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转动着脖颈昂起脑袋四处寻觅，它没

有看见自己要找的东西，脖子扭动得更快了。它像是在惊慌地发问：“太阳呢，我的太阳在哪里？”我提起鸟笼走出帐篷，太阳鸟又来到了野芒果树上，它的情绪很快安定下来，抚摸羽毛的阳光似乎成了它的镇静剂。它跳到蓝花磁盅边吸了一粒小水珠润润嗓子，还想吟一句诗似的又抬起了脑袋。不过，太阳鸟活泼的姿态没有持续很久，日蚀的时辰近了，冷铁似的月影渐渐向太阳推进。这时，太阳鸟显得烦躁不安，它举起翅膀扑击着鸟笼，想飞出笼子寻找太阳，它不允许怪影代替太阳。可惜它的力气太小了，它的脑袋撞不破鸟笼。我和朋友都担心它会活活撞死，想帮它的忙，可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月影整个地藏起了太阳。森林，山野，溪流，全都罩上了铁的颜色。太阳鸟就像突然用完了它的力气，它缩颈搭翅，一下从横杆上栽了下来，不动了，它胸部绯红的羽毛，脖子上金属一般灼亮的蓝光，霎时也都黯淡了。我和朋友都让这只小鸟吓慌了，这样下去非出事情不可！不等月影重新把抢走的太阳还给我们，不知怎么我一下抽开了鸟笼的铁门，我说：“我不要太阳鸟了！”朋友的目光里含着一句问话：“为什么？”我想说：“人力拗不过小鸟酷爱阳光的天性！”不过没有说出声。朋友很能理解我，他默默地点了点头。是啊，别的不用讲，单说我们城市那高楼截断了阳光的

街道，那座落在峡谷箐底似的深巷，还有我那间太阳每天只能瞄上一眼的蜗居，太阳鸟一旦来到这样的地方，无疑就像碰到了日蚀，它忍受得了么？

太阳在小鸟黄玛瑙似的眼瞳里，一芽一芽地变得浑圆。几丝从绿叶间滤下的阳光重新射进了鸟笼。太阳鸟就像受到一串响铃的召唤，它跟着阳光苏醒了。只见它一激灵就跳上横杆，呼地从敞开的鸟笼飞了出去，它飞得那么疾，真像是抛给太阳的一条彩带。

太阳鸟啊，我们不能带走你，你是太阳的女儿，大森林才是你真正的家！

版纳风景

“打不死”

我不喜欢教科书上对你的那些称呼：落地生根属，景天科。

——这些陌生的字眼使得熟悉的你也陌生了。

走遍西双版纳，有谁不知道你的大名？不论是在热闹的城镇，还是在人与野熊同饮一条小河水的偏僻山村，大家都叫得出你的名字。人们熟悉你，就像熟悉一首流传了几百年的民谣。

你呀，你是大名鼎鼎的“打不死”！

讲究的花园里找不到你的身影。大理石花盆和你永远无缘。人工搭盖的晾棚只会窒息你对阳光的思念。“打不死”啊，你是属于竹篱小院的，平民的房边地角，不多的一点黑土就是你的家。

你是一株草药。止痛，消肿，是你的功能。你对每一个普通人家都有用，你的长相也极为普通：

身高不足二尺，拇指粗细的茎干上，疏疏落落地生长出肥厚的绿叶。它们有手掌大小，捧着雨水，捧着阳光，绿亮如碧玉，光润如凝脂。看着你厚重的绿叶，让人生出了这样的遐想：“打不死”啊，你的叶片是一层层阳光铺就的么？要不为什么会这么厚，这么绿，又这么亮呢？

你的外表是嫩弱的，小雀也能踩断你的叶柄。不过，有谁想象得到，就在你翠嫩得似乎会流动的躯体里，竟有着那么坚强的魂灵，有着不可征服的信念。要知道，你是打不死的；你的名字就是你的性格。

你不怕掐，不怕踩；不怕刀斧相加，不怕顽石撞击；不怕飞转的车轮把你辗进泥浆；不怕沉重的石礅把你压成齑粉。你的翠绿是永恒的，谁也不能把你抹去。对你来说，灾难是再生的代名词，践踏意味着又一次播种。折枝断柄，只会使你的家族更加兴旺。

我亲眼看见过这样的场面：那天，金黄的芒果从树上掉下来，不意之间，砸伤了你，你的叶子无力地搭拉下来，只剩几根细微的绿丝粘连在主干上。这时，只要再有一个小雨点的重量，你的绿叶就会委身尘埃。“打不死”啊，就在这天傍晚，奇迹出现了：你绿叶边沿锯齿状的丫口上，竟然悄悄地又生出了蝉须似的根丝，一个“锯齿”，一簇根丝，一棵幼年的“打不死”。你深深地懂得

未雨绸缪的道理。你不等潮湿的泥土把绿叶没收，自己先长出众多的根茎来，在没有抓住泥土之前，你已抓住了空气，抓住了阳光中的养分。你的生命与西双版纳的阳光同在！

“打不死”啊，这就是你再生的秘密。你的信念正如你的根茎一样顽强。我敬佩你！

袖珍小鹿

我们该怎样来描述你呢，小麋鹿？

这样说吧，让一头金马鹿的形体缩小二十倍，不，缩小三十倍，大体上也就是你的模样了。

你是一头标准的袖珍小鹿。你的个头不会比站在书桌上的陶瓷小鹿更大了。你的脚杆看去只有竹筷粗细，你的脚趾顶多只有小学生手里的毛笔笔尖那么大。走在柔软的青草地上，一脚踩下去，你能把油瓜花的花瓣踩碎么？

我们是在椎栗树下见面的。

那天，我到小清河自然保护区去。累了，我靠坐在树脚下休息。这时，我听见了栗树叶的沙沙声。小麋鹿啊，你好奇地向我走来了。提脚，放脚；提脚，放脚。你的脚趾尖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圆弧；你踩响了栗树叶，一步步向我走近。你的毛色也像晒透了阳光的树叶，金黄金黄的。离我五步开外，你站下了，偏起头打量我，又大又亮

的眼睛一眨不眨，褐红的瞳仁上闪烁着这样的疑问：

“你是谁呀？你是一棵会喘气的蕨树，还是一尊有体温的岩石？”

小麋鹿啊，你的好奇心让我好笑，笑声反倒吓了你。你拧过身子，弹起一团金黄的光影，向溪涧边飞逃而去。

你干嘛跑得这么急呢？你以为我会逮你么？瞧你，晕头转向蹦进漂着花瓣的山溪里去了。

西双版纳的傣族，熟悉小麋鹿的生活习性，给你取了个名字，叫“玉介番”，说成汉话就是“怕水的鹿”。小麋鹿闷头凫出了溪水，昂头跳上溪岸。倏然之间，你像喝醉了酒，高一步低一步深一步浅一步，没走出多远，身子一歪，躺在细草坪沙地上了。

哗哗流响的溪滩很会体谅你，它们以为你困了，歪下身去休息。此刻，浪花和岩石嬉戏的声音也压低了。

太阳光多么疼爱你啊，怕你冷，轻轻地吮干了你身上的水珠，给你和你的梦，罩上了一袭暖暖的缕花金纱帕。

花蜜鸟是你的邻居。它飞落在溪边的山扁豆花上为你站岗，小鸟灵活地扭动着脖颈，一遍又一遍地叮嘱过往的清风：

“轻——一点！轻——一点！”

小麋鹿啊，只要一挨到水，你就娇弱了。不过，你到底醒来了。让油棕树撕得一绺一绺的阳光，俏皮地拨开了你的眼帘，你一激灵就站了起来，立定四蹄，镇定地回头看了看喧哗的溪流，就像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你朝喷散在青山坡头的霞光跑去了。

小麋鹿是不会懂得害怕的。它说不出来，不过它分明感觉得到：它所依托的，是至亲至爱的西双版纳土地。

铁 心 树

站在你的面前，我感到所有的形容词都失去了分量。

用不着什么修饰了，你就是你，西双版纳的铁心树！

沿着小黑江旅行，山崖水畔，到处都能看到你。你的树墩黑糊糊的，给人怪异之感，从树墩上生发出来的枝干，却挺拔向上，它们决不旁逸斜出，用自己的树荫去挤占不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铁心树啊，你又没有进过学堂，怎么这样懂事呢？

铁心树和傣家人的关系特别亲密。晴天，它是绿伞；雨天，它是斗笠。它喜欢紧傍着竹楼生长，它生活在傣家人的炊烟里，它的黄花，它的

绿叶，浸染着糯米香茶的气味。起风了，铁心树啊，你迎风吟啸的声音，让人想起了为赞哈伴奏的竹琴。

据说，最早一部贝叶经流传到现在，有一千三百多年了。铁心树出现在傣家人生活中的年代，一定比贝叶经还要古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是和傣家人生命的种子一起降生的。多少个年月过去了，傣寨的这个习俗一直不变：不管哪家的孩子出世，做长辈的都要为他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一棵铁心树。小树和孩子一起长大。不等小男孩披上黄袈裟走进缅寺，铁心树啊，你早已长成了姿态潇洒的大树。你的绿荫护佑着竹楼，也护佑了森林。傣家人居住的村寨远近，山色是翠的，雨点是绿的，雾岚是湿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铁心树。

科学家说，铁心树是薪炭林。你的非凡价值，就是向人们提供燃料。你是为火焰而生的，你是为炊烟而长的，你是为了在星光下接替落山的太阳而出现在傣家人火塘边的。你不怕斧凿，你身上的每一道疤痕都是你奉献的纪念。你的昌盛是在人们的砍伐之中。你具有神奇的再生能力：春末，你向人们交出了一垛烧柴；夏初，老树节疤上又会冒出新芽。你的生长速度赶得上房头的炊烟呢。

傣家人敬重铁心树。西双版纳有一座曼听公